

←（上接 14 版）

贼自有另一把钥匙。

杀手持刀前来本非要杀害许氏的，砍杀许氏的刀系凶手白天中午在船上吃饭时偷了别人的，因为他虽有许宅一把锁匙，但怕许氏的卧室打不开，就拿了刀用来准备开门用的。

当时案发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有高万俔一人知晓，我们能从他的供述中知道案发时的情形：

在十八日晚上八点多钟，我就从后门进院子里去了，可是许先生和许四小姐都还没睡，我就在院子暗角里，蹲了两点多钟，等他们都睡了，我就溜进了会客室，蹲的大疲乏了，就在会客室里坐了半点多钟，才轻轻的推开门，走进他的卧室，刚刚进去，就被他发觉了，他在床上坐起来，拿手电筒直照我，又拿他床前的东西掷我，当时我心就慌了，不知所措，狠心的上去，就是一刀，我一看还动，就又连砍了几刀，到底怎么样？连我亦不清楚……可是……第二天我在许先生门口看看究竟如何？一看那么多人，还竟是大官，报纸上又是登着特大的字体，完了！许先生是被我杀，死了，闯了祸了，逃吧！我知道逃亦逃不脱的，就想到自首，可是……他们就抓我来了……”

熟人作案，被人发觉，狗急跳墙，遂下杀手。这与警方所做的推断“八九不离十”。

杀害了许先生后，凶犯搭乘六点钟的早班车逃到桃园，将偷得的箱子寄在桃园旅社。随后又返回台北，竟然前来许家一探究竟。察完动静，他又跑到桃园，将箱子里的衣服拿出，在台北当铺当了三万余元，就一直呆在家。

如果数日前许氏丢失自行车和皮鞋时，警方能认真对待，查获此人，许氏就不会死于非命了。事后，警方就反省称，如果当初“应即注意该区域之治安问题，随时前往查察，一则可进行侦查许家之失窃案，二则可防止宵小之再活动，不独凶手高万俔早已落入法网，且一代宿儒亦不至惨遭杀害。”

高万俔被抓拿时，曾提出两点要求，他称，“许先生是我杀的，你来捉我，我给你方便，不过请你答应我的要求。第一，我的父母很穷，我有一万多元台币及手表一双，请你们派人送到我家里；第二，让我写封信给双亲，如果你不答应，我死也不承认，或者自杀。”这个条件并不过分，没什么不能答应的，他给家人的信的大意是：“我愧对你们二位老人家，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请以后不要想我。我所受

的教育也是白受的请将我从前读的书一起烧掉罢！”

人常说，“可怜人必有可憎之处”，反过来，“可憎人必有可怜之处”。在凶犯一面，高万俔虽死有余辜，“这个惨案之动机与肇端，实属简单，完全基于贫穷与下愚，以致在偷窃失风时竟出之行凶”。凶犯一家有父母弟妹八口，很穷。饥寒生盗贼，穷极而偷窃，偷窃走熟门，适被许氏发觉，因为熟识，所以就“恶向胆边生”，铸成大罪。正如他说的“谁愿意杀人呢！”

终于三昼夜的奋战，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凶犯被缉获。晚十时，警方发表书面谈话称：

自本月十九日清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在寓所被砍身死后，本省治安当局极为惊讶。当由警务处长王民宁令飭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德洋，限于三日内破案，并派该处刑事室主任陈砥澜，率全体官警及刑事警官大队协助，于副处长刘戈青统一指挥下，不分昼夜，四出侦查，其中可疑者虽多，但经多方研究，尚未能遽下判断。迄二十一日下午，李局长以凶手由大门而入，依日本式房屋各门皆有不同之锁匙两把，而此大门锁匙，死者仅有一把，由此推测，另一锁匙必落凶手中，而此凶手，必对死者寓所情形熟识，可能即为昔日之雇用之工役私自窃去。据此残索，即令台北市警察局刑事科及第四分局全体人员，连夜慎密侦查，卒查获凶手即系死者前任编译馆长时所雇用之工友高万俔，并将其所窃之衣箱赃物及其行凶血衣全部搜获，凶手本人供认不讳，此一轰动全省之谋杀案，至此全部破案。

真凶被抓获，许世瑛对记者称：“余父一读书人，平生对人宽厚，今竟如斯丧命，殊感人世可悲”。而其他嫌疑者亦得以释放。

3月13日，审判高万俔。高万俔“在刑庭供认杀死许寿裳不讳，更谓并无任何人指使，辩论终结。庭长宣布候期宣判，并允接见家属，高母老泪横流，高则谓已没办法。仍予还押。”18日，高被判处死刑。24日，高万俔申请上诉，“惟状呈未述理由，仅大写‘不服上诉’四字”。你把人家德高望重的许寿裳无辜残忍杀害，物证如山，百死莫赎，还有什么不服的？

1948年7月26日，《申报》登载其被执行枪决的消息。“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许寿裳惨案凶手高万俔，前经台地高两院先后判处死刑，虽曾于四月间声请三审上诉，顷亦经驳回，司法行政部执行令同时抵达，傍晚六时许，在台北监狱执行枪决。高犯临刑前，神色自若，遗书寄

交其父母，嘱不要火葬，继即抽烟饮酒毕，向检察官要求一下子打死。法警挟其跪下，后脑首中弹，未气绝，再于头部胸部各击一枪后，始毕命。”

虽然案犯因谋财害命而伏法，不过，1950年的周作人仍相信许氏之死系政治谋杀。“许常批评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在重庆考试院时便是如此，久为特务所侧目。”“陈公侠走后，魏道明一上任，立即把编译馆裁撤，这是明显的给许一点颜色看，叫他以后可以识相点了吧，但是他毫不在乎，改在台大教书，依旧对了学生大放厥词，即使因语言关系打一个折扣，这在国民党匪帮总是极不愉快的。许又常写文章，有好些关于鲁迅的短文，陆续在《台湾青年》上发表的着实不少，这也是国民党所很讨厌的一件事。国民党要除去许君的意思是很明了的，他的手段却很复杂，他不明显的由内地来的特务行动，却转过弯叫本地人来下手，结局再把他牺牲了事。”不过许案破获的经过来看，这些推断似难成立。

公祭、入殓、追悼： 魂兮归来，哀哉雪涕

有关许寿裳先生歿后入殓、公祭之情形，其长公子许世瑛随后编写的《先君年谱》中这样简约记述：“二十日下午三时，先君遗体入殓，当即移灵至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冷藏室暂殡。二十三日上午八时举行公祭，礼毕，即将灵柩运至台北市火葬厂，举行火葬。”

其具体情形可在当年报刊得知。许氏被害后的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在许氏寓所举行入殓典礼。典礼情形如下：

省府谢秘书长，新闻处林处长，警务刘副处长，省参议会李副议长，台北市政府游市长，台湾大学陆校长，乃教授学生，暨许氏的生前友好等二百余人，均到灵前鞠躬致哀，由陆校长主祭，灵前陈列着省府魏主席及谢秘书长等所赠送的花圈数十个，典礼开始后，大家绕着许氏的灵柩一圈，瞻仰着许氏的遗容，这时很多人便压不住了一种悲哀的情绪，相继红着眼眶哭了，有的竟是泣不成声，尤以李季谷校长，悲泣最甚，许氏的遗体收棺后，即寄厝台大附属医院。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先生的公祭仪式在台大第一附属医院举行。十时许，凶犯被押解到许氏灵前示众，人心略得安慰。前往致祭的有监察使杨亮功，教育厅长许恪士，副厅长谢东闵，台湾大学校长

陆志鸿，台省师范学院院长李季谷，及台湾大学学生一百人许。警务处曾将凶手及赃物凶器等押至灵前示众，高万俔全无“惧态”。公祭结束后，十时多，许寿裳先生的遗体移至三板桥火葬场火葬，台大陆校长，师范学院李校长，及许氏生前好友十余人，送殓至火葬厂。二十四日晨八时，取骨灰。

相关追悼纪念活动也相继展开。

二月二十八日午后二点半，在上海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今上海绍兴路7号），由中华学艺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科学社、中国民生教育会、中国教育学会上海分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上海分会等十二学术文化团体发起举行许寿裳先生追悼大会。各团体代表和来宾有李石曾、陈鹤琴、蔡无忌、孟宪章、许广平、林辰等近百人。中置巨幅遗像，四周挂的挽联，发起团体每单位推一人组成主祭团领导行祭礼。李石曾代表主祭团献花后，作简短演说，痛惜一代宗师惨遭毒手。许寿裳的女儿报告遇难经过，接着陶公衡、许广平等报告生平。许广平说，“有人说寿裳先生的作风对人平等，主张自由，然而蔡先生是寿终，许先生却被暴徒暗杀了，我们该怎样为这一代宗师复仇雪恨？在是非颠倒，黑白不明的今天，我们希望他的死是最后的一个。我们有手不能写，有嘴不能说，但良心是不能泯灭的啊！”四时多祭礼毕。

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文化教育界假台北中山堂开追悼会。“出席谢瀛洲，严家淦，钮先铭等一百余人，秘书长谢瀛洲主祭，监察使杨亮功，教育厅长许恪士，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台北市长游弥坚及师院院长李季谷陪祭，魏道明及彭孟缉司令等均有挽联吊唁，开会读祭文后，即由李季谷氏报告许氏生平，嗣由陆志鸿氏致谢，渠对许氏惨遭杀害，极表痛惜，对于军警当局迅速破案，表示谢忱。最后由许氏长子世瑛，次子世璠及幼女世玮向到会人士答谢，十时许散会。”

其祭文曰：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廿九日，台湾各界人士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季弗许先生灵前曰：于戲先生，稽山秉秀，鉴水含清，多文为富，早享盛名，尽瘁教育，鞠躬毕生，既开风气，亦作群英，太炎文字，师其渊泓，鲁迅呐喊，友其大声，不厌不倦，谦而弥诚，彊中彪外，性气和平，威而不猛，人莫敢撓，经师人师，远近心倾，及来台湾，馆设编译，抱大决心，具大计划，学校教程，社会读物，省中文献，海外图籍，纂组纷罗，研深探迹，期以三年，当大收获，未藏厥

事，遂移教席，化雨和风，弦歌朝夕，何图飞祸，丧国之良，非疾非疫，血溅衣裳，群疑群骇，何人所伤，元凶虽得，人百莫偿，高风追忆，泪雨淋浪，先生之仁，人受其惠，先生之勇，宜有防卫，一刹那间，祸不克避，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设位而哭，荐羞而祭，凄怆一堂，人间何世，魂兮归来，哀哉雪涕，尚飨。

时邀许先生出台湾大学校长的陆志鸿撰挽词云：

会稽毓秀，自幼岐嶷。读书种子，经史手披。东渡扶桑，益加砺砥。驰骋文坛，腹笥孰比。善诱循循，树人学府。南北东西，群沾化雨。尽瘁教育，四十载有奇。经师人师，兼而有之。守真抱朴，乐道安贫。珠玑咳唾，著作等身。颜筋柳骨，试笔临池。银钩铁画，肥瘦皆宜。德行超逸，古之高士。温文尔雅，今也君子。秉性仁慈，无怨无讎。覬觐青毡，仆欣主头。天昏地黑，鬼怒神嗜。玉山黯然，淡水凄其。世风浇薄，一至于斯。哲人长逝，我心伤悲。

当时名流如居正、戴传贤、李书华、潘公展等多有挽联挽辞，或彰其德业，或抒发哀思。居正挽联为，“名重鲁齐，乐育春风垂教泽；耗传台岛，凄凉夜雨贲仪型。”李书华挽诗为，“呜呼许公，士林所宗。四千余年，教泽靡穷。胡来殂者，找我文星。山高水长，永念遗风。”又有《社友》刊有的挽许寿裳社友一联云，“沧浪濯足，东海钓鳌。斧声烛影太无端，要令短气清流，古今一痛。余杭及门，山阴弼教。才达德成真健者，况有白头家学，薪火千秋。”

3月15日，吴敬恒、李石曾诸致信上海吴铁城市长，请协助将许寿裳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其挚友鲁迅墓旁，以使得两位生前挚友，死后仍能相聚一起。报云：“许寿裳教授在台遭狙击殒生，噩耗传来，亲朋雪涕。现许氏家属及其生前友好，拟就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旁为之营葬，因许本与鲁为至交，得傍松楸，益征生死不渝之契，其墓地需空穴八方，已由吴敬恒，李石曾，陈仪，潘公展，方治，蔡无忌等于昨日联名致函吴市长，请予协助，俾安窆窆。”

刊印许氏遗著亦成纪念文化名人的当然之举。3月18日，报上呼吁“凡挽送联幛花圈，均改赠现金，以为刊印许氏遗著之用”。随后还能看到“本市文化团体联合商印许寿裳遗著，正在接洽中”的消息，但后来，许氏遗著似未印出。

从以上叙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许氏惨案的案发情形、破案经过、凶手伏法、各界悼怀诸情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